

华艺节评论

跨越时代的《原野》

刘斌 / 文

今年华艺节的重头戏之一，新加坡华乐团2月28日所呈献的歌剧音乐会《原野》，创意十足，令人震撼。

所谓歌剧音乐会，其实也跟歌剧一样是集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戏剧、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，只不过是简化了舞台表演、灯光、服饰、道具、化妆等方面，而且经常把乐队置于舞台上，甚至有些可以简化到只剩钢琴伴奏而已，是一种舍弃了豪华舞台设施的轻松表演形式。

由此看来，这次的《原野》算是豪华版歌剧音乐会。其实我比较赞同用“音乐会歌剧”这名称，而不是“歌剧音乐会”，因为前者所强调的是歌剧，后者容易与演唱歌剧曲目的普通音乐会混淆。

说豪华，不仅表现在《原野》具有庞大的乐队及合唱团，华乐团这次还请了多位原籍中国的顶尖歌剧演员，并在2000座位的滨海音乐厅进行表演。舞台的设计非常简洁而有效果，灯光道具音响专业到位。

作曲家金湘令人吃惊地跨越了年代

诞生于80年前的《原野》，是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。改编为歌剧版本，再从歌剧到歌剧音乐会，此次《原野》所采用的是曹禺女儿万方改编的歌剧剧本。

从曹禺的原版话剧剧本到万方的歌剧剧本，我们发现变化在于：仇虎虽然还是带着仇恨回来了，可仇恨似乎减弱了一些，他的腿不再是以前被焦阎王打瘸的，没有了残缺，复仇者的形象自然会高大一些（也许残留着改编者当时的时代烙印），以至于重逢的那个瞬间，他就能与往日的美丽情人金子相拥成抱。

然而，在曹禺的版本中，当瘸着腿、衣衫褴褛的仇虎见着金子的那一刻，金子并不是对爱情那么冲动的（至少表面上），她不但严明身份（已嫁人），甚至当仇虎表明要带她去一个金子铺地的地

方，她都不为所动，更带着鄙视和怀疑，直到仇虎拿出镶着宝石的戒指，金子的态度才开始转变。这就是曹禺所刻画的那个时代、那个偏僻地域中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农村女子的真实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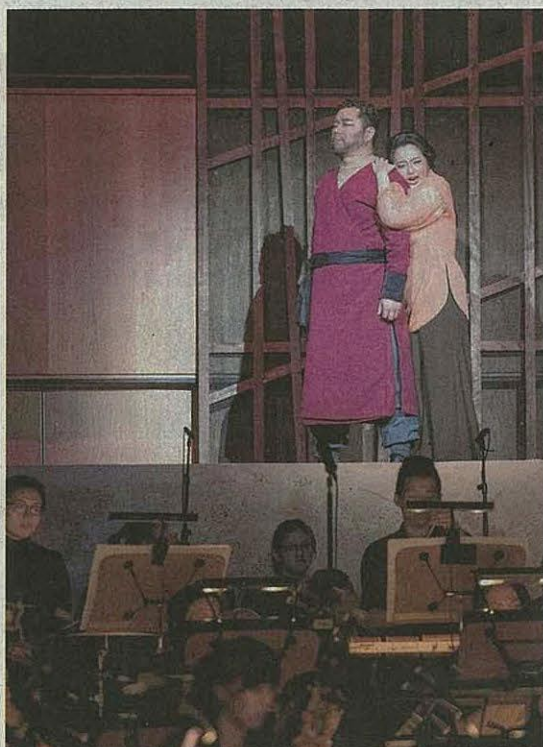
当仇虎和金子久别重逢共享情爱之时，瞎眼的焦母差遣已过气的落魄乡村公子哥常五前来查看，曹禺的原版本中，常五敲门许久不得要领，屋内正上演一出金子与仇虎斗气的桥段，金子耍性子硬要仇虎捡起地上的花朵给她插上，可仇虎并不愿意，金子发了狠话说要开门让常五叫侦缉队来抓他。

歌剧改编版本中，捡花的桥段被删掉了，常五敲门没几下，金子就乖乖来开了门，不见了以往的“任性”，也失去了不少舞台上主宰两个男人的魅力。

话剧剧本改编成歌剧，一定会有许多改变，但是保持原作的时代精神、地域性和人物性格是至关重要的，不能一味迎合改编者当时所处年代的审美情趣。

苛求之外，我也不得不说，《原野》总体来说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划时代的歌剧作品，尤其在音乐的写作方面。作曲家金湘令人吃惊地跨越了他当时的年代，写出了至今还令人感到新鲜而毫不过时的动人音乐，比起其他同时代的歌剧来看，金湘在刻画戏剧矛盾冲突的写作功夫明显

作曲家金湘令人吃惊地跨越了他当时的年代，写出了至今还令人感到新鲜而毫不过时的动人音乐。



张峰饰演的仇虎（左）和李晶晶扮演的金子，给人留下难忘印象。（滨海艺术中心提供照片）

棋高一着，尤其在多人物重唱与乐队的结合方面。

华乐版歌剧音乐会前进路上的难关

四位中国籍歌唱家演出非常精彩，仇虎的扮演者张峰音色雄浑，充满悲剧色彩，舞台感强，在与其他演员的互动中深具带动性。金子扮演者李晶晶，声音优美而纯净，但在戏剧性方面还显得有些被动。大星扮演者张亚林嗓音似穿云破雾，一曲“金子……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是合不到一块去？”令人难以忘怀。焦母扮演者朱慧玲舞台演出相当成功，唯声线与人物年龄和性格差距较远，太过优美了！两位扮演常五和白傻子的本地演员与以上的四位主要演员相比，声音和演技上的差距显而易见，林伟林略显呆板，而陈方贤活泼有余却时常自乱了节奏方寸。

叶聪自始至终是舞台的掌控者，深具临危不惧和力挽狂澜之功力，那段仇虎与金子重温旧梦后的抒情音乐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歌剧音乐会的形式屡见不鲜，近来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都有所闻。可是用大型华乐团来伴奏还不多见，想必是因为乐队与声乐平衡的问题难以解决，声乐演员也不太习惯与华乐团的配合，目前的方式只能运用音响系统去调配调节，但毕竟会失去许多音色上的原汁原味，也与国际上的歌剧传统不相符合，这也许就是华乐版歌剧音乐会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难关吧？

（作者为本地音乐工作者）